围烛夜话

□杨晓滢



小时候,老家的村子冬天晚上经常停电,没有事先通知,亮着的电灯忽然就灭了,响着的电视一下就哑了。黑暗中,大人们一边叮嘱小孩子不要乱动,一边熟练地摸手电筒、找蜡烛。每到这时,我都不甘心地跑到屋外,看看是整个村子都停电了,还是只有我家的保险丝烧断了。

但烧断保险丝这样的事很少发生,待眼睛渐渐适应了冷风与黑暗,就会看到一片漆黑的村子里陆续亮起点点微弱的光,那光会慢慢再变亮些,然后就稳稳地弥漫在一个个窗口里了。

我家的蜡烛也点了起来,同电灯的光亮相比,这烛光真的是"一灯如豆"。

有时停电的时间很短,半夜醒来上厕所,试着拽一下电灯的灯绳,屋子里会"唰"地一下亮起来,这样的惊喜总会给下半夜带来好梦。更多的时候,停电的时间都会很长。每到傍晚,总有调皮的孩子在街上兴奋地喊"来电了!来电了!"待你兴奋地去拉开关,却发现不过是又上了一回当,接着就会听到一声大人的断喝:"瞎喊啥!"在孩子们得意的笑声中,这一晚的希望便又落空了。

停电的乡村,冬夜的大幕便提早拉开。冬季夜长,即使再节俭的农家人也要点上蜡烛闲坐一会儿,给孩子们讲讲故事,做些白天没空做的活计,或者到左邻右舍聊聊家常。

当时,老家小镇上的农民诗社正蓬勃兴起,我父亲也是诗社成员。村里有一位喜欢写诗的青年,经常在晚上把诗稿拿来,和我父亲在灯下讨论。这位青年初来时还有些羞涩,后来便不再拘谨。寂静的冬夜,乡村的土屋,跳动的烛火,两个农民诗人就着一壶热茶谈天说地、品诗论文,茶水续了又续,两个人也越聊越投机。那时,我听不太懂他们的话题,都是桑麻之外,无关柴米。直到夜深兴尽,青年诗人才告别回家。

喜欢在夜晚来我家聊天的,还有村里的赤脚医生刘大夫。刘大夫经常晚上出诊,看完病人后路过我家就会来坐坐。他的故事多是夜间奇遇。比如和父母赌气离家出走的小孩、迷路的异乡人。刘大夫的故事总是带着一些神秘夸张的色彩,我一边听他讲,一边任凭想象在窗外深邃的夜空中开出一朵朵瑰丽的花。

邻居张老师也是我家的常客,他在村里小学任教,我们都叫他张先生。张先生嗓门大,特别能喝水。记得有一天傍晚,天空飘起了小雪,屋子里早早点起了蜡烛。张先生来了,和我们讲起了学校里某位老师的趣事,那样的天气,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不用担心他的大嗓门传到外面去,但我眼见他喝光了家里两暖瓶的热水,谈兴正浓,却已无水润喉。恍然大悟的母亲连忙到厨房搬柴生火,准备烧水,张先生拦住母亲,让我去他家取一壶水来。我应声而去,外面小雪初霁,天上一轮皎洁的明月,雪地上树影枝柯横斜,拓了一大幅天然水墨画,世界一片清冷的光辉。我刚走出大门,母亲便从后赶来了,怕我滑倒被热水烫着,那年我已经十一二岁了。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我十四岁那年随家搬离了故乡,那些烛火伴着茶香的岁月从此便只出现在我的回忆里。时光渐行渐远,故乡的那盏烛火却一直在心头摇曳,不知何夕,才能再与它们共此烛光……

朴素的爱

□关英贤

农忙干活,农闲写作,到现在卖笨鸡蛋时奔波和辛苦。不同生活场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上演,而支撑着这幅烟火与诗意交织图景的,是他三十八年如一日的包容与支持,从满头华发到两鬓霜白,默默守护这份朴素的爱。

我从黑龙江省远嫁辽宁省侯家店,从熟悉故土嫁到陌生村落,生活方式差异,经常一个人坐在土坯炕梢对着文稿发呆。他看在眼里,没有跟我讲大道理,边忙着手里活计边劝我说:"想写就写,别闷在心里,写出来就痛快了。"

几十年前的偏远乡村,妇女们闲暇时不是做针线活就是凑在村口唠家常。一有空就趴桌子上写字的媳妇,自然成了村里人的议论对象。他每次听到闲言碎语都挺直腰板说:"喜欢写就写,管你们啥事,把自己脸洗干净比啥都强。"并且,给我买了村里第一台电脑。那时,有余钱都买牛羊发家致富,可他劝我用电脑写比手写省事。农忙时,在田地里干活,来了灵感,他急忙从兜里掏出抽烟纸和做木匠活划线铅笔头递在我手里,自己默默地干活。

这份全然的支持,不是挂在嘴边上的场面话,是融进了柴米油盐里的体贴。公爹看不惯,他对我使眼色,偷偷把书本揣在兜里,让我拿工具下地里干活,到田地,他让我坐在地头树荫下看书,自己干活。那时日子清贫,买稿纸的钱都要从牙缝里挤。他就把做木匠活赚的钱全部交给我,买稿纸、邮票、信封。当他看到我从黑龙江带来一皮箱书里,几届的《鸭绿江》杂志社办的函授教材果断让我报名。散文《千里迢迢,我来到小丫的故土》很快就发表在《鸭函》上。

与公婆分家另过,婆婆给我几只小母鸡,为了防止乱跑找不到家,他用旧布条把母鸡两条腿绊上,其中一只由于勒的紧,时间长了,鸡爪腐烂而掉,成了一只小瘸鸡。于是,我天天防着那几只小母鸡,偷偷喂小瘸鸡一把玉米,没想到它不仅挺过严冬,春天还下了一颗圆滚滚的鸡蛋。散文《瘸鸡的内涵》发表,这篇文章还拿到了全国鸭绿江函授学员优秀作品奖。他拿着鲜艳证书看了又看,指着那篇瘸鸡故事对我说:"瘸鸡都能下蛋,你十年都坚持下来了,以后肯定能写出更好的东西,别停下。"

写作从零星小文变成长篇,手里的铅笔换成钢笔,又换成键盘,可他的支持从来没变过。2006年秋天,我查出甲状腺瘤,手术后又被误诊为"喉癌",总觉得时间不多了,迫切地想把心里藏的乡村故事写出来。四个月就写出三十多万字长篇小说《女村长》。这时正是秋收,三春赶不上一秋忙,他没喊一声苦,一个人扛下了所有。

几十年坚持,出版了十二部著作,累计写下三百多万字的乡村作家,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可我的创作天地,依然在这间挤得满满的农舍里,炕桌靠着鸡蛋箱,沙发边堆着用牛皮纸、广告纸做封皮的文字手稿,这是我三十八年写作生涯最初的印记,也是他默默支持的见证。我常说,我的创作从来离不开这片黑土地,每一个字都长在庄稼地里,孕育着泥土的馨香,而这份能在土地里种出文字的勇气,全来自他朴素的支持。那个随时递给我铅笔头、抽烟纸记录心情文字的人,站在黑土地坚实的田埂上,永远为我支撑风雨朴素的爱。

山坡(外一首)

□汤晓帆

天上一片闲逛的云也没有
蓝得像刚出窑的青花
静止的鸟鸣镶进微风
把村路两旁的杨树林、田野
吹得袖口金黄

山坡,斜着身子
靠着秋天的黄昏
在每家的灶膛里擦亮晚霞
火炕,吐出一个
烟圈儿一样的落日

田埂

稻谷身体里积攒的阳光
洒在田埂上
蛙鸣悄悄收敛起最后的嗓音
而喜鹊不会

农历八月。
高粱刚好长到脸红的年纪
矜持,内敛。担心
藏不住心事的风
掀起此生的爱恋

而喜鹊只顾
站在高枝上吹着喇叭

阡陌相连的田埂
茂盛的杂草被一次又一次
踩得俯下身来

走在田埂上的人,不时弯下腰打量
像昨夜梦里磨着的镰
那弯月牙儿,正被慢慢磨圆

等,是未磨亮的嗓音
像溜贴在铁锅边沿上的玉米饼
被咕嘟咕嘟的汤汁儿
挂上一层油泡儿。尚未入口
香味儿已喊着跑过田埂

田埂不高,低矮、敦实
隐姓埋名,贴紧大地
炊烟袅袅,举起隔世的星星
亮了

万亩松林

□林佳琦

前往松林的路上
万物正回归原始的野性
松针涌动
绿得恰如其分

鸟雀允许我们躺下来
或倚靠一棵松树
席地而坐
倾听她们与生活有关的低语

没有人能看懂天空的脉络
尽管,在此地
她足够湛蓝。曾经
漫天黄沙的荒凉
已被铁锹清退

暮色压低松林
松香随风浮动
在林中呆久了
我何尝不是一株青松的来世?